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35-44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4uoibs>



## 嗅觉意向性的单向化与主体的反噬——聚斯金德《香水》的现象学解读

李冰怡 (LEE Bingyi), 张佳棻 (Chia-fen Chang)

**摘要:**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通过主人公格雷诺耶对气味的极端追求, 构建了一个以嗅觉为核心的经验世界。借助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为核心框架, 结合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等概念, 分析嗅觉如何成为格雷诺耶确证自我存在的唯一媒介, 并剖析这一确证方式为何最终走向失败。研究发现, 格雷诺耶“无体味”的设定使其嗅觉意向性陷入“单向化”困境。他能通过嗅觉意向世界, 却无法成为他人意向活动的对象。这一困境驱动他历经气味狩猎、暴力占有、提纯萃取与集体操控四个阶段, 试图以技术手段填补存在缺失, 却始终无法在知觉场中获得真正的相互确证。其悲剧结局揭示了意向性在丧失主体间可逆性时由建构意义异化为消解意义的逻辑。相较于叙事学与符号学, 现象学的优势在于深入意识的内在结构, 揭示感官经验的哲学维度, 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从“经验描述”到“存在追问”的批判路径。

**关键词:** 现象学; 《香水》; 嗅觉意向性; 存在论危机

**作者简介:** 李冰怡,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24 级硕士研究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电邮: 747874892@qq.com。张佳棻 (通讯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戏剧与表演研究, 电邮: satiminn@fjnu.edu.cn。

**Title:** The Unidirectionality of Olfactory Intentionality and the Backlash of the Subject: A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of Süskind's *Perfume*

**Abstract:** Patrick Süskind's novel *Perfume* constructs an experience-world centered on olfaction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Grenouille's extreme pursuit of scent. Tak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as its core framework and incorporating concepts such as Husserl's "lifeworld" and Merleau-Ponty's "body-su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olfaction becomes the sole medium through which Grenouille affirms his own existence, and examines why this mode of self-affirmation ultimately fails. The study finds that Grenouille's inherent scentlessness traps his olfactory intentionality in a predicament of unidirectionality: he is able to intend the world through smell, yet cannot become an object of the intentional acts of others. This predicament drives him through four stages—scent-hunting, violent appropriation, distillation and extraction, and collective manipulation—as he attempts to remedy his existential lack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but he never attains genuine mutual confirmation within the perceptual field. His tragic end reveals a logic by which intentionality, when deprived of intersubjective reversibility, is alienated from a meaning-constituting force into a meaning-dissolving one. Compared with narratology and semiotics, the strength of phenomenology lies in its capacity to penetrate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o disclose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sensory experience, thereby offering literary studies a critical path from "descriptive experience" to "existential inquiry."

**Keywords:** phenomenology; *Perfume*; olfactory intentionality; ontological crisis

**Author Biographies:** LEE Bingyi, A 2024 master's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747874892@qq.com. Chia-fen C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obtained her PhD in Performance Studies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erformance theory and intercultural theatre, E-mail: satiminn@fjnu.edu.cn.

## 引言

德国当代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长篇小说《香水》最初在《法兰克福总汇报》连载，1985年由瑞士苏黎世迪奥格内斯出版社出书，1988年引入国内发行中译版，至今已被译成二十八种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发行600万册。这部小说的出版轰动了世界文坛，引起文学批评界持续广泛地重视。《香水》的轰动绝非偶然，它既是一部充满感官诱惑的犯罪史诗，也是一则关于现代性困境的哲学寓言。

聚斯金德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完全依赖嗅觉的审美世界，挑战了传统文学以视觉为主导的感知模式，引发了一场感官书写的革命。文中的男主角格雷诺耶天生对气味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感知力，却也天生没有自己的体味。他能分辨世间千变万化的气味，在脑海中建构起只属于自己的气味王国。他的嗅觉可以指向世间一切对象，却没有任何气味能反过来确证他的存在——他无法被他人“闻到”。气味的缺失与攫取同他的生命历程紧紧捆绑。他被乳母抛弃，是因为身上没有“人间儿童应有的气味”（聚斯金德，2022，p.13）；他被人忽视，是因为“他的周围没有空间，他没有像他

人一样在大气中造成的波”（聚斯金德，2022，p.176）；而他最终攫取二十六位少女的体香制作出“完美香水”后走向自我毁灭，同样根源于这一原初的缺失。在格雷诺耶这里，气味不只是感官对象，而是主体确证自身存在的唯一媒介。嗅觉在他那里取代了视觉，成为意识把握世界、确证自我的核心通道。如果说现象学追问的是意识如何通过意向活动建构与世界的意义关联，那么格雷诺耶的悲剧恰恰呈现了这一追问的反面。当意向性的全部通道被压缩到最转瞬即逝的嗅觉上，当主体自身无法成为他人意向活动的对象时，这种建构是否可能走向自身的崩溃？这正是本文要从现象学路径切入的核心问题。

回顾以往关于这部小说主题意蕴的研究，叙事学路径关注小说如何讲述，认为其形式上的通俗与寓意的严肃使之别于古典、超于现代（作从作，2001）；符号学路径将气味作为可多重解码的能指符号，挖掘气味背后的互文语境与深度符码（谢建文&宋健飞，2005）；存在主义路径则从外部视角切入，关注个体在荒诞世界中的选择与自我否定（胡斐&沈宸亦，2020）。近年来，有学者尝试以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启蒙辩证法视角切入，将格雷诺耶解读为工具理性的人格化，认为行刑广场上的场景象征着酒神精神最终战胜了日神精神<sup>1</sup>。这些研究揭示了小说丰富的哲学意味，尤其聚焦于欲望、死亡与主体存在的思考。然而，它们的共同局限在于都没有深入追问格雷诺耶的嗅觉经验如何从意识活动的内部揭示了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困境？这一问题，恰恰是现象学路径能够提供独特理论洞察的地方。现象学不追问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探究虚构经验如何被真实地体验，关注意识结构本身如何在意向活动中建构意义。已有研究虽已触及气味作为主体与世界联结的特殊方式，但嗅觉意向性在主体缺席的极限处境中如何运作、如何失败、以及这一失败揭示了主体确证自身的何种根本困境，尚未被充分探讨。

本文以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意向性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意向性，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通过这种指向活动赋予对象意义。这正是格雷诺耶嗅觉活动的现象学本质，他的嗅觉始终具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不论是巴黎街头的腐臭还是少女的体香，都构成他意向活动的具体内容。正如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所指出的，“我思的本质是对某物的意识”（胡塞尔，1996，p.105）。格雷诺耶的极端之处在于，他的“某物”只限于气味这一最不可固定、最转瞬即逝的感官质料。同时，本文引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主体”理论，考察格雷诺耶“无体味”的身体如何使他被排除在主体间的知觉场之外。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梅洛-庞蒂，2001），但当身体本身无法被他人所感知时，主体就沦为意识无锚的漂泊者。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分析格雷诺耶在气味狩猎、暴力占有、提纯萃取与集体操控四个阶段的意向活动，揭示嗅觉意向性从建构意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逻辑，并追问格雷诺耶的存在论危机，在意向性分析中呈现出怎样的形态？这一危机对理解现代主体的存在困境意味着什么？

### 一、格雷诺耶的“无体味”与嗅觉意向的单向化

在现象学视域中，意识的本质是“意向性”，即意识总是指向某物，并通过意向活动赋予对象

---

<sup>1</sup> Xie Yongkang. (June 16,2025). "The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ovel Perfume. <https://rac.nankai.edu.cn/2025/0616/c36936a573366/page.htm>".

意义。胡塞尔指出,意向经验就是对某物的意识而言。(胡塞尔,1996,p.243)这种对象化过程是主体确证自身存在的核心机制。然而,《香水》主人公格雷诺耶的“无体味”设定,颠覆了这一逻辑,他的身体因缺乏气味沦为“透明存在”。这种意向通道的“单向化”,使他陷入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危机。

在小说中气味是主体间相互识别的重要信息,是人不可或缺的感知。例如,乳母让娜·比西埃“知道婴儿有什么气味”,“她在夜里用鼻子就能找到他们”。(聚斯金德,2022,p.14)加拉尔夫人因为失去嗅觉,而“丧失了人的冷热感觉乃至任何激情”(聚斯金德,2022,p.23)。气味是格雷诺耶生命的纽带,串联起他不断被抛弃、痛苦挣扎却又非比寻常的一生。乳母让娜·比西埃和泰西埃长老因为没有闻到“人间儿童应有的气味”(聚斯金德,2022,p.13),而厌恶格雷诺耶将他抛弃。加拉尔夫人也因格雷诺耶特异的嗅觉功能而感到害怕,因此将他转卖给制革匠格里马。当格雷诺耶发现自己没有体味时,从康塔尔山回到巴黎。可以说格雷诺耶近乎流浪的人生轨迹都同气味紧密联系。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格雷诺耶对气味的感知是单向的。他能闻到世界——巴黎鱼市的腐臭、贵族的脂粉、少女的体香——却没有任何气味能从他身上散发出去,供他人识别。他的出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性。他降生于巴黎最肮脏的鱼市,母亲试图像前四胎一般将他与鱼内脏一同丢弃在宰鱼台下,“因为在这儿生下来的血淋淋的肉,同摆在那里的鱼肚肠没有多大区别,而且也没有活多久”(聚斯金德,2022,p.5)。这一场景隐喻了其存在的“非人性”起点。作者始终未对他的身世作任何交代,也未对他的社会人际关系展开具体描写,反而不断刻画他动物般的生存状态。而“无体味”的设定,则从生物性层面消解了他进入人际知觉交换的基本条件。在现象学中,“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梅洛-庞蒂,2001,p.265)但格雷诺耶的身体因缺乏气味,无法通过气味被他人识别。他的身体虽然客观存在,却在知觉场中无法成为被他人意向的对象。他的意识通过嗅觉持续指向世界,却没有任何他者的意向活动能够指回他自身。

小说对此有精当的概括,因为没有自己的气味,“他们压根儿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周围没有空间,他没有像他人一样在大气中造成的波”(聚斯金德,2022,p.176)。借用小说中的表述,“这种生物,虽然无法否认地就在那儿,但却以某种方式并不在场”(聚斯金德,2022,p.176)。没有气味的他像扁虱一般“沉默地活着”(聚斯金德,2022,p.27)。此处的“沉默”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无声,更是存在论层面的“失语”,他无法通过气味这一主体间的原初语言参与意义交换。当他人通过气味识别彼此的存在时,格雷诺耶沦为知觉背景,被排除在人类的意义网络之外。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气味的缺失意味着本质的失落与自我存在的缺席(尚晓进,2008)。格雷诺耶不是不能意向世界,而是无法被世界意向。这种意向性的单向化,使他的存在沦为一种无法被对象反向确证的幽灵状态。正是这一困境,驱动了他此后对气味的猎取、占有与提纯。

## 二、气味的占有:嗅觉意向活动的暴力转化

格雷诺耶“无体味”造成的单向意向困境,驱动他转而通过占有气味来填补存在缺失。气味是其意向活动的核心对象,而嗅觉在他那里已取代视觉,成为把握世界的核心知觉通道。考察格雷诺

耶的嗅觉意向如何从单纯的感知活动演变为对他者存在的暴力占有，是理解其存在论危机如何深化的关键。

格雷诺耶从小便以嗅觉为认识世界的首要方式。他醒来时，“首先是鼻子开始醒的”；他不用眼睛指向对象，而“他的鼻子则固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聚斯金德，2022，p.20）。他从嗅觉经验入手学习语言，第一次学习“木头”一词，便是根据木头的气味来辨认和记忆。与之相对，“那些表示无气味的词即那些抽象的概念”（聚斯金德，2022，p.30）学起来最为困难。六岁时，他“在加拉尔夫人家里没有哪样东西，在北面的夏鲁纳大街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个人，没有哪块石头、哪棵树、哪株灌木或哪个木栅，没有哪个小地段，他通过嗅觉不认得、不能重新认出来以及不是嗅过一次就牢牢记住的”（聚斯金德，2022，p.31）。到格里马手下讨生活时，他利用半天假期“执著地狩猎气味”（聚斯金德，2022，p.39），在巴黎这座敞开的气味狩猎区中，“以一位钓鱼者的热情和耐性追猎”（聚斯金德，2022，p.41）尚未被收录的气味，并将它们在回忆中分类存放，构建起独属于自身的“气味王国”。这些嗅觉意向活动取代了社会规范下的现实，构成他意识的根本依据。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原指未被科学抽象化的原初经验领域（胡塞尔，1996），而格雷诺耶的生活世界几乎完全由气味填充。然而，这一“气味王国”的建构始终是单向的。他肆意收集和存储世界的气味，却仍无法让自己在气味层面被他人感知。这一困境在马雷大街少女一案中达到了临界点。

在马雷大街少女的气味被捕获之前，格雷诺耶一直以狩猎者的姿态出现，“他狩猎的目的在于把这世界所提供的气味统统占为己有”（聚斯金德，2022，p.44）。但当他接触到那位少女的体香时，意向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发生了翻转，“不是他在跟踪这气味，而是它早已把他俘获”（聚斯金德，2022，p.47）。格雷诺耶的嗅觉经验显示，当主体对某一意向对象产生极端渴望时，意向活动的主动性可能逆转为被动性，即意向对象反过来支配了意向主体。马雷大街少女的香味对他来说“就是纯洁的美”（聚斯金德，2022，p.50），是他渴望将其“压到他那乱糟糟的黑色灵魂中去，从此只按照这种魔力公式的内部结构去想，去生活，去嗅”（聚斯金德，2022，p.50）的气味。他“只有一个心思，即不让她的香味跑掉一分一毫”（聚斯金德，2022，p.51）。为了彻底占有这一气味，他掐死了少女，将鼻孔贴近她的身体肆意嗅闻，直至嗅干。这一行为暴露了嗅觉意向在极限处境中的暴力潜能。格雷诺耶并非出于对少女本人的欲望而杀人，“他是爱香味。仅仅是爱着它，而不是别的”（聚斯金德，2022，p.218），他甚至在思想中对这一杀害“觉得是完全无所谓的”（聚斯金德，2022，p.53）。少女作为主体的全部属性被悬置，她仅仅作为了“气味载体”进入格雷诺耶的意向活动。格雷诺耶这一行为的实质是对他者存在的现象学还原，将他者还原为纯粹的嗅觉质料，以便从中提取出能够填补自身存在缺失的气味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窃取少女体香的过程中，格雷诺耶“知道了自己怎样的人”，“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目的、目标和更高的使命”——成为“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香水制造者”（聚斯金德，2022，p.52）。他的自我确证并非通过气味在其自身身体上的自然散发来完成，而是通过对他人气味的掠夺和占有来代偿。他的鼻子在这儿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觉器官，而成为执掌其存在命运的“超身体器官”。它贪婪地吞噬世界，以不断获取新的气味来填补那个始终无法闭合的存在缺口。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视角审视，这一过程的问题在于正常的主体间知觉交换往往是双向的，我感知

他人的同时我也被他人感知，由此形成相互确证的知觉场。而格雷诺耶与他人的关系始终是单向的，他能通过嗅觉深入他人的生理与情感世界，他人却无法通过同一通道感知到他的在场。这种不对称驱使他以暴力方式强行打开被他者知觉的缺口。既然无法通过自身的气味自然进入知觉场，便通过占有他人最美的气味来制造一个可供他者意向的“嗅觉假体”。他猎杀的二十四位少女，便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牺牲品。

### 三、气味的提纯：现象学还原的悖论

格雷诺耶对马雷大街少女体香的暴力占有，使他第一次意识到气味的转瞬即逝。无论他怎样贴近死者的身体去嗅闻，气味终将在时间中消散。这一认识标志着他嗅觉意向活动的再次转变，从单纯的暴力占有，转向通过技术手段对气味进行提纯与保存。

格雷诺耶所追求的气味，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嗅觉对象。少女的年龄、身份、外貌、道德意义等特征被他彻底搁置，她们仅仅作为“气味载体”进入其意向活动。他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他是爱香味。仅仅是爱着它，而不是别的，而且只是把它当做未来自己的东西来爱”（聚斯金德，2022, p.218）。对于杀死少女这一行为，“即使他意识到了，他也觉得是完全无所谓的”（聚斯金德，2022, p.53）。他所关心的，只是“不让她的香味跑掉一分一毫”（聚斯金德，2022, p.51）。这一操作方式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具有结构上的相似。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还原要求悬置自然态度中的一切预设，包括事物的实存判断、因果关联与价值属性，以便直面在意识中自身给予的本质（胡塞尔，1996）。格雷诺耶同样悬置了气味的社会属性与来源的主体性，试图抵达纯粹的嗅觉本质。马雷大街少女气味的消亡让他逐渐意识到，气味的“本质”不在被杀死的躯体之中，而在一种需要通过专门技艺才能捕获的“芳香灵魂”之中。正是这一认识，推动他离开格里马，投入香水匠巴尔迪尼门下。

格雷诺耶将蒸馏提纯的方法视为“提取种种东西芳香灵魂的方法”（聚斯金德，2022, p.114）。我们可以将蒸馏器看作“现象学工具”，将利用蒸馏器对气味进行提纯的作法视为格雷诺耶对气味进行“还原”的现象学实验。他企图通过蒸馏提纯的方法提取“芳香灵魂”，还原气味的本质。这种“芳香灵魂”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物。他夜以继日地不断改善这一实验，“想方设法尝试用蒸馏法生产人间尚无浓缩状态的新的香水”（聚斯金德，2022, p.219）。当他发现“无法从中汲取一滴在他脑海里经常浮现的那种具体的香精，搞不出一个原子”时（聚斯金德，2022, p.119），他明白了这一尝试的失败。这之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即使在病中，他仍向巴尔迪尼询问获取物体香味的其他方法。可见这场疾病与这次气味还原实验的失败相关。蒸馏法提纯的失败暗示气味若脱离生活世界，将导致意义的彻底蒸发。气味的本质不是可以被物理手段从物质中剥离出来的独立实体，它依赖于身体在生活世界中的持续在场，一旦失去了生成的源头，便随之消散。这次失败使他生了一场大病，其严重程度暗示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技术性层面的挫折，而是一次关乎格雷诺耶存在的危机。

格雷诺耶学会的第二次提纯方法是冷油脂萃法，这一方法利用油脂奇妙的吸附力对气味进行提取，这是目前为止“获得脆弱香味的最巧妙和最有效的手段”（聚斯金德，2022, p.206）。他先用于无生命物体，再转向有生命的对象，最终“知道自己已经掌握强行摄取一个人的香味的技术”

（聚斯金德，2022，p.216）。然而，他所追求的并非一般的人体气味，“他觉得人的香味本身也是无关紧要的。人的香味他完全可以用代用品来仿制。他所追求的是某些人的香味：即那些激起爱情的极其稀少的人的香味”（聚斯金德，2022，p.216）。正是这种具有“纯洁的美”的气味，超越了他在“气味王国”中已收集的所有气味，成为他整个存在的终极意向对象。冷油脂萃法在技术层面成功了，却未能解决他的存在论困境——他仍然无法“真的占有它，他的香味，他自己的香味”（聚斯金德，2022，p.218）。当格雷诺耶决定猎取少女洛尔的香味之前，他陷入了矛盾的自我辩白。他知道“为了占有这种香味，他必定要付出即将丧失这香味的高昂代价”（聚斯金德，2022，p.220）。明知只能短暂占有，格雷诺耶仍旧选择“先占有而后丧失”，他认为“比起简单地放弃二者更值得追求”（聚斯金德，2022，p.220）。

冷油脂萃法所提取的，是气味的化学物质构成，而非气味在知觉场中的活生生的显现方式。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旨在通过悬置外部判断而让本质自身被给予，但格雷诺耶的还原实验把“悬置”在物理层面执行到了极致。他抹除了气味来源者的生命，因此也一并抹除了气味产生的那种瞬间性的生命信号和那个持续在场的知觉背景。索夫拉夫斯基指出“为了努力超出经验的共相而达到本质的共相，我们从知觉进入到想象领域，尝试想象这个对象在一个被称为想象的变更过程中所发生的诸种变化。”（索夫拉夫斯基，2021，p.201）。格雷诺耶尝试想象气味的“本质”为可以被萃取成一种可独立存储的物质，但气味的真正本质——那些能唤起爱情和存在感的“纯洁的美”——恰恰存在于它不可存储、转瞬即逝的特性和它在人际知觉场中被感知和交换的过程之中。越是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固定，越是远离了它得以显现的生活世界基础。随着实验的推进，格雷诺耶非但没有获得存在的确证，反而将自己更彻底地推向了存在的虚无。

#### 四、完美香水：意向性的集体异化与主体的最终消解

在经历了气味狩猎、暴力占有与技术提纯三个阶段之后，格雷诺耶制成了那瓶“完美香水”。这一成品将他的嗅觉意向活动推向了终极形态，不仅是对气味的占有，更是通过气味对他者意向活动的全面操控。广场行刑的场景集中呈现了这一操控的效力及其内在悖论。

在制作“完美香水”之前，格雷诺耶已先期掌握了仿制人体气味的技能。他用猫尿、干酪、沙丁鱼、烧焦猪皮碎和麝猫香等令人作呕的原料，配制出带有“人味”的香水。此后又陆续制作出“不引人注意的香水”“闻起来使人觉得粗鲁的香水”和“散发出激起同情心的香水”。他按外部需要像换衣服一样变换气味，“这些气味都使他在人的世界中不受搅扰、不暴露本质”（聚斯金德，2022，p.210）。这一阶段的仿制行为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功能，即通过披上他者可识别的气味外衣，格雷诺耶得以短暂地进入知觉场，使他者对他的存在产生嗅觉意向。但仿制只是权宜之计，它所实现的是“不被注意”或“不被排斥”，而非“被确证”。真正驱使他制作“完美香水”的，是从根源上反转这种单向性的渴望。不仅要让他者闻到他，还要让他者因闻到而爱他、膜拜他，从而以压倒性的方式确认他的在场。

行刑广场的场景，正是这一渴望得以实现的瞬间。当格雷诺耶朝自己滴下一滴“完美香水”时，“一种强烈的爱慕的、温存的、完全幼稚可笑的爱恋感觉突然向他们袭来”（聚斯金德，2022，p.269），身旁的随从做出“一直向下做出完全拜倒的姿势”（聚斯金德，2022，p.270）。在场的所

有人将他想象为“他们所能想象的最美丽、最迷人和最完美的人”（聚斯金德，2022，p.271），“因为至高无上的上帝已经在阻拦刽子手，他把世人认定为杀人犯的人宣告为天使”（聚斯金德，2022，p.271）。群众的理性在香气中迅速消融，个体意识融解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处决那个时代最可恶的罪犯的计划变成了盛大的酒神节”，“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情欲的甜蜜气味，充满着一万个兽人高声的叫喊、嘟哝和叹息，简直和地狱一样”（聚斯金德，2022，p.272）。这一场景所呈现的并非一般的权力支配，而是一种被推向极端的单向意向性逆转。此前，格雷诺耶因为无体味而无法成为他人意向的对象，始终处于知觉场的背景之中。此刻，通过香水的媒介，他不仅被他人意向到了，而且是以“上帝”“天使”“最完美的人”这种超常的意义被意向。问题在于，被意向到的并不是格雷诺耶本人，而是香水所制造的气味幻觉。香水在此充当了一个“意向性替身”。群众的意向活动指向的是一团香气所建构的虚幻对象，而非那个站在行刑台上、没有自身气味的真实个体。梅洛-庞蒂在论述知觉场的主体间性时强调，真正的知觉交换要求身体在感知的同时也被感知，且被感知到的是同一个身体（梅洛-庞蒂，2001，p.129）。而在行刑广场场景中，格雷诺耶的身体和群众所嗅到的气味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那气味不是从他身体自然散发出来的，而是外在地施加于身体之上的。

这一断裂在格雷诺耶的内在体验中得到了最尖锐的印证。他是整个广场上唯一没有被香水迷惑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言：“唯一在任何时候都认识它的真正美妙的人就是我，因为它是亲自创造的。同时，我是它无法迷惑的唯一一个人。我是这香水不起作用的唯一一个人。”（聚斯金德，2022，p.286）这段话揭示了气味的意向对象和意向主体在此被彻底分离。群众在香气的支配下将格雷诺耶“神化”，但他自己却清醒地知道那香气不属于他。他越是看到群众因香气而对他顶礼膜拜，就越是意识到被膜拜的是香水，而不是他。这就是他所体验到的那种“窒息的”感受的来源——“在这假面具下他没有脸庞，完全没有气味”（聚斯金德，2022，p.275），“可怕的、窒息的香雾继续从他的心灵沼泽里升起”，几乎令他窒息（聚斯金德，2022，p.275）。香水制造的集体狂欢越是盛大，他自身无体味的事实就越是凸显。群众的意向活动越是狂热地指向“他”，他所体验到的那种“被指向的不是我”的虚无感就越是尖锐。行刑广场上的胜利，本质上是意向性异常在群体层面的集中爆发。

因此，“完美香水”的成功恰是格雷诺耶存在论困境的终极证明。他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让他者意向自身的能力，但这一能力是建立在香水这一外在媒介之上的，而非建立在身体本身的知觉可逆性之上。他能够操控他者的意向活动，却无法使自己的真实身体进入其中。小说最后那个令人战栗的场景——格雷诺耶将整瓶香水倒在自己身上，让公墓中的众人将他啃食殆尽——正是这一困境的最终和解。既然无法让自己的身体通过气味被真正地感知和确证，那就让身体在被他者吞噬的极端行为中彻底消亡。这既是存在虚无的终极表现，也是他在唯一剩下的维度上——被分解、被纳入他人身体——完成的最后一次“被感知”的尝试。气味的缺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主体无法在知觉场中完成自身的确证，而完美香水的制作不过是沿着这一逻辑走到了它的终点。

## 五、结语

综上，格雷诺耶四个阶段的意向活动呈现出一条从缺失走向毁灭的内在逻辑。无体味造成的嗅

觉意向单向化，使他无法在知觉场中被他人确证；对少女体香的暴力占有，将主体间知觉交换扭曲为存在层面的掠夺；蒸馏与萃取技术对纯粹气味的追求，以现象学还原式的操作剥离了气味赖以产生意义的生活世界根基；而“完美香水”制造的集体狂欢，则以一种悖论性的方式证明了——当主体被他人意向到极致时，被意向到的恰恰不是主体自身。四个阶段的推进表明，格雷诺耶的存在论危机，本质上是意向性结构的单向化。当他只能意向世界而无法被世界意向时，意向性就从建构意义的通道，异化为瓦解意义的暴力。

透过现象学路径的分析，聚斯金德这则近乎荒诞的嗅觉叙事，其深层意蕴逐渐清晰。小说表面叙述的是一个嗅觉天才沦为连环杀手的故事，但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却是主体如何在与他人的知觉交换中确证自身的在场。格雷诺耶的悲剧在于，他将“被感知”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气味这一最转瞬即逝的感官媒介，却又天生丧失了参与这一媒介交换的身体条件。他终其一生试图通过占有、提纯和制造气味来弥补这一缺失，结果却是在每一次接近成功的时刻更加尖锐地体验到自我的缺席。这一悖论对现代主体的存在困境具有隐喻意义。当主体过度依赖某一种单一的确证通道——无论是感官的、技术的还是社会的——去寻求自我意义的实现时，这种单向度的追寻本身就暗含着异化为暴力的危险。有学者已指出，小说中的技术常伴随着杀戮与死亡的隐喻，“一次次的谋杀仿佛只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一个个技术环节，生命本身的意义却成为外围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sup>1</sup>。这一技术暴力的根源不止外在于工具理性，也内在于主体的意向性结构中。

由此，《香水》的现象学解读不在于从外部审视主体的社会处境或心理动机，而是深入意识活动的内在结构，旨在揭示主体的存在论危机在意向性的运作中如何一步步生成、加剧并最终走向毁灭。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乔治·布莱曾将批评界定为对作者“我思”的发现，批评家通过认同作品中的意识活动来重新经历作者的意向性体验（张永清，2024）。本文对格雷诺耶嗅觉意向活动的分析，按着这样的思路，从文本所呈现的意识经验出发，追问格雷诺耶的“我思”如何在意向活动中运行并遭遇内在的困境。当主体丧失了与世界的知觉可逆性，意识的意向活动便可能从意义建构的力量逆转为自我毁灭的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水》不仅是一个谋杀犯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主体如何在知觉交换中确证自身、以及这种确证如何可能走向失败的哲学寓言。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LEE Bingy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8-7058-532X>

Chia-fen Cha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6536-3435>

## References

作从巨（2001）：“后现代小说‘通俗化’的一个范本——评聚斯金德的《香水》”，《当代外国文学》（02）：135-141。

---

<sup>1</sup> Xie Yongkang. (June 16, 2025). “The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ovel Perfume. <https://rac.nankai.edu.cn/2025/0616/c36936a573366/page.htm>”.

- [Wu Congju (2001). "A Model of 'Popularization' in Postmodern Novels: A Review of J. S. Kindl's *Perfum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135-141.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1.02.019>]
- 谢建文、宋健飞（2005）：“作为能指的气味——对聚斯金德《香水》的一种解读”，《外语研究》（01）：59-63。
- [Xie Jianwen and Song Jianfei (2005). "Fragrance as Signifier: An Interpretation of Jürgen Jürgen's *Perfume*",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01): 59-63.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05.01.016> ]
- 胡斐、沈宸亦（2020）：“《香水》中体现的存在主义解读”，《英语广场》（19）：6-10。
- [Hu Fei, Shen Chenyi (2020). "An Existent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Perfume*", *English Square* (19):6-10. DOI: <https://doi.org/10.16723/j.cnki.yygc.2020.19.002> ]
- 埃德蒙德·胡塞尔(1996)：《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蔬译。商务印书馆。
- [Edmund Husserl (1996).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Li Youshu. The Commercial Press.]
- 梅洛·庞蒂（2001）：《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 [Mellor Ponty (2001).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Commercial Press.]
- 尚晓进（2008）：“作为超验的能指的‘香水’——谈《香水：一个凶手的故事》的政治批判意识”，《作家杂志》（12）：29-31。
- [Shang Xiaojin (2008). "Perfume as a Transcendent Signifier: On the Political Critique in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Writer Magazine* (12):29-31.]
- 罗伯特·索夫拉夫斯基（2021）：《现象学导论》，高秉江，张建华译。上海文化出版社。
- [Robert Soffrasky (2021).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Gao Bingjiang & Zhang Jianhua.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 张永清：“见证·认同·感召：现象学文学批评‘回到作品本身’的三种理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57）：62-73。
- [Zhang Yongqing: "Witnessing, Identifying, and Inspiring: Three Approaches of Phenomen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Returning to the Work Itself',"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7):62-73. DOI: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79.2025.03.007> ]
-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2022）：《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
- [Patrick J. S. Kind (2022).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